

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文本及其生成

谢旭斌¹，王曦成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文本的生成是植根于湘西地理环境、民族审美心理、宗法伦理观念、人文历史的“基因符谱”。其景观文本的语义生成、空间场景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生成的逻辑建构。采用超越时空的互文生成理论，分析文本生成的原因、机制、过程，是对文化传承的创新方法。村落景观是一个文化意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景观生命体，是可以传承阐发、转换生成为现代文化资源的文本。

【关键词】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文本；互文性；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 (2017) 03-0160-07

现存的湘西传统村落景观，大多处于地理偏僻的深山洞水之中，主要居住着土、苗、侗、瑶等少数民族，吉首的德夯村、凤凰的凉灯村，在苗语里分别意为“美丽的小冲”“老鹰住居的地方”。村落较为完整地保留着湘西独特的建筑、空间、人文历史景观与文化艺术形态，具有奇异神秘、轻盈灵动、富有生命力的景观特征和浪漫豪放、气韵生动、恢弘雄奇的审美意象。湘西传统村落景观的生成，与湘西山川地貌、吊脚楼建筑特色、奇丽物质文化形成应景关系，还与湘西尚武精神、宗教信仰、伦理观念、文化审美等精神文化现象形成互文关系。把湘西村落景观作为一个文本，应用互文性的生成理论，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揭示其不是一个静止的客观实体，而是一个文化意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有机生命体；从审美生成的角度，对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产生及审美意义的生成进行研究，对阐释湘西村落景观文化的神秘性、审美性以及转化其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1 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互文生成理论

村落作为一个聚落形态，其景观符号语义的生成、文化精神与空间场景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生成的逻辑建构。翻阅湘西村落景观这部文本，映入脑海的景观风貌、村落形态、空间场景，让人互文生成出湘西村落文化中文学、艺术、宗教的独特性、神秘性和多样性。

1.1 互文性与生成论的理论及实质

互文性的相关研究最早应用在文学领域里，后其含义不断衍生并应用到建筑以及景观符号化语言的研究中。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她注重历史和主体对文化艺术的影响，也重视文化表征的生成作用。她的互文性概念“具有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野，将社会、历史、文化统统纳入互文性的视野。克氏的互文性还通过表征生成

¹收稿日期：2016-12-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6YJA760045）；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BA341）

作者简介：谢旭斌（1972-），男，湖南洞口人，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艺术哲学、环境设计研究。

文本，将精神分析理论引进互文性研究，考察‘过程中主体’在互文性运作中的功能”“她认为文本分裂为现象文本与生成文本两个层面。这两类文本分别对应人类表意行为的两种不同的模态：象征与表征”。她认为“生成文本根植于与主体潜意识密切相联的‘内驱能量’……生成文本是一异质的空间，与（分裂的）主体的各种欲力相联系，是潜意识的滋生物”等观点^{[1]18}。互文性是由各种文化文本相互吸收、转换、生成的“网络系统”，具有超越时空性的理论方法。生成理论是指形成文本的符号、语言及语义的各要素间，文本与其他文本间是相互引证、吸收、更新、转换、发展的互文生成关系。生成是通过表征的形式，根植于主体的“内驱能量”。在《简明哲学辞典》中对“生成”的解释是：“新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2]120}互文生成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反映的是事物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它表示一种主动、动态过程。中国古代就有“道生一，一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经典的生成理论。西方最早提出生成思想的是赫拉克利特，后来黑格尔、海德格尔、荣格、索绪尔等分别进行了概念生成、存在生成、原型生成、解释学的生成论等现代生成理论。互文性的生成理论，实质是指通过文本间相互吸纳、转换、发展，产生新语义，生成新的审美意义、新的文化价值的过程。把它引入到湘西村落景观及其文本意义的形成，就是利用互文生成的原理机制，分析湘西村落景观文化、审美思维的生成过程及文化价值，解读湘西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互为生成的印证关系。

1.2 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生成过程

首先，从文本生成的发生与过程来看，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生成，是根植于湘西先民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思维认识过程以及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湘西村落景观的生成产生，最先来源于对事物的认识。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心理的发生主要通过认识来获得，认识本身是不断变化、建构的过程，强调认识的建构是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得来的。他说：“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途……认识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地建构。”^{[3]6}湘西多为山丘地形，地势险峻，自然山水与生存环境的恶劣，激起人们的情感思维与宗教信仰。村民们认为大地就像母亲一样，孕育了世界万物。同时受楚巫遗风的影响，湘西人们相信万物有灵，信奉祖先、信奉多神崇拜。至今，在湘西传统村落仍然保留着多样的宗教建筑景观，既包括土地庙、祠堂、伏宫庙、摆手堂（土王庙）等景观形态，也包括神龛、功德碑、挡箭碑等景观样式。“受‘万物有灵观’的支配，湘西先人们深信各种形式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一体的、相互感应的、彼此渗透沟通的，甚至可以相互转换”，“‘万物有灵观’消解了湘西人与自然世界的分裂与对立，建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生命关系……在湘西特色民居——吊脚楼中，更是可以强烈地体味到这一观念：依山造势，不破坏地貌植被，与自然亲亲相融”^{[4]48}。湘西先民受大自然环境的心理启迪和中国古代生成论思想的影响，在村落选址、堪舆规划的过程中就常遵循“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生成论的思想。在湘西民居建筑的门楣、堂屋的正梁柱下部以及窗户上，至今还保留有雕刻或绘制阴阳鱼、阴阳八卦图形的习惯，反映了“道生一，一生万物”的生成理论思想，这也是源于对自然的观察与事物发生、发展的经验总结和认识的结果。生成是个发展、形成的过程，是通过不断的合并、更新、吸纳、发展，互文生成的认识方法过程。

其次，从湘西村落景观文化因子的符号语言及其艺术表征的生成来看，湘西村落的人文景观因子与自然景观间是互为生成、印证的关系。湘西传统村落景观具有景观文化的多样性、封闭性、原初性、神秘性、兼容性等文化特性，与湘西奇山异水的地理风貌、气候水文环境相映衬。湘西气候、地貌环境造就了湘西传统村落景观奇异的艺术形式与审美文化气质，两者互为生成关系。村落景观的文本生成离不开村落丰富的景观元素与文化因子的语言符号。分析这种景观文化因子的语言符号，一方面，源于湘西村落景观类型的丰富性和景观因子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源于湘西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多样性，既有古朴的民风民俗、勤劳纯朴的生活方式，也有“带南蛮之风”、尚武勇猛的精神信仰以及浪漫、奇丽的歌谣、巫楚遗风的习俗仪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这些村落意象、景观符号、文化现象直接促使了乡土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与景观文本语境的形成，不仅作为文学、艺术、宗教等文本的审美原型、主题内容的符号语言，而且反映了湘西的审美思维与精神气质，是湖湘精神、文化印记及文化表征的文本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湘西作为湖湘地域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具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因子，其文化艺术的独特特质与多样的民风习俗，孕育出一代代文化名人、灿烂多彩的歌舞以及奇丽浪漫的艺术作品，激发、影响了一代代文人骚客的精神气质、审美情趣、艺术创作、思维方式。“单就近代以来活跃在中国历史前台的湘西人，也是灿若皓月、多如繁星。贺龙、粟裕、王尔琢、滕代远、姚彦、贺捷生、熊希龄、李烛尘、沈从文、黄永玉、张一尊，直至吴雪恼、孙健忠、石太瑞、宋祖英等”

一批批具有韬光伟略和文化才情的名人^{[4]2-3}。沈从文、黄永玉、易图镜、宋祖英等当代文学、艺术大师，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湘西村落景观的文化因子直接生成于他们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并与作品的主题、内容、艺术风格相互印证。通过交织、引证、吸收、象征、隐喻的方式，湘西景观的形态、空间、精神价值及人文景象转化为一个个艺术形象与文化符号，转换成他们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审美对象、艺术景象及精神气质，融进了他们创作的湖湘文学以及奇丽浪漫的诗词作品、音乐歌舞中。

最后，从湘西村落景观文化的生成机制来看，村落景观的生成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的形成过程。首先，湘西文化及其意义生成是湘西人们在改善生存条件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类与自然的斗争，核心问题是认识客观规律，改造客观环境，使它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简而言之，就是求‘宜’。把自然改造的合宜，不仅使生存条件得到逐步改善，而且从中体验到自身的力量，产生了最初的舒服、愉悦的情感——美感。”“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5]6}湘西村落景观正是人们改造自然、顺应自然及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审美认识观而建构的，这主要反映在坐北朝南、傍山依水的村落选址、堪舆观及顺应山地地形的院落、吊脚楼等建筑形式的营造上。其次，在物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生成了村口、村舍、封火墙、石板路、池塘、田园、菜地等物质方面的人文景观，随之也相继生成了村落的各种制度文化与风俗文化，如民风、民俗、节庆、歌舞等非物质方面的景观文化。最后，才生成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辅相成的，具有文化性、审美性的传统村落景观文本体系，生成了集建筑规划、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精神信念、民风习俗于一体的村落景观“母文本”形式。

1.3 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互文性

德国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中运用人文地理学方法论证了特定地理环境在古代希腊艺术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湘西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是湘西村落景观文化生成的条件和背景。历史上湘西传统村落主要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生产方式，一方面造就了湘西人雄强勇猛、勇于进取的民族文化精神，另一方面生成了湘西村民祈求吉祥、居安思危的民族心理与精神愿景。不管是传统村落中的景观名称还是窗花雕刻等文化元素，都有其由来和衍生的文本故事。现为国家级的传统村落五宝田，地处怀化辰溪县的西南角，临近溆浦、中方二县的交界处，崇山峻岭、地理偏僻。当地村民介绍其名称的由来，最早是源于该村落农田中类似五个金元宝般的土丘形象。而五宝田所指的意义范畴，不仅包含了五宝田村落名称的由来，更是体现了村落居民关于富贵、财富、兴旺发达的心理企盼和五宝田萧氏先人所强调的“耕读兴家、网织梦想”的文化理念，以及居安思危催生的审美意识。由于当时交通的不便、自然条件的恶劣外加匪患的骚扰，萧氏先民在村落的选址朝向、空间布局、建筑形态、道路交通的营造上，体现出了他们防卫的思维意识观与审美的栖息观。村落的整个空间布局依顺自然山势，内外有别。村落外带围墙、封火墙、闸子门、碉楼的聚落形态，给人结构严实、肃立安全之感。村落的内部院落也皆为封火墙围合、厚门、高窗，给人结实厚重之感。五宝田萧氏先人专门修建了用于耕读两用的建筑——耕读所，不仅教习文化知识，而且传授耕种本领；不仅用做教化育人场地，而且用做储存粮食的仓贮。耕读所前后八字门楣上分别写上充满寓意的“源源而来”“三余余三”楷体大字，很好地体现了村落先民的精神愿景。“源源而来”八个大字，正对流经村落的溪水，不仅指财富的滚滚而来，也意指学子们能不断获取活水般的思想、知识，要做到活学活用。“三余”的文化含义为告诫读书之人珍惜时光，要善于利用时间，取“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而倍加努力、发奋学习。“余三”即“三年之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之耕而余三年之食”之意，教育后人要勤俭持家，以备饥荒。这体现了萧氏祖辈耕读兴家的理念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当我们置身于五宝田，面对其围合与集中的村落形态，内外有别的空间布局，高耸的封火墙，或置身于标写有“师俭清风”“儒学名家”“勤侯家声”等堂号的住宅建筑中，或置身于“喜上眉梢”等精美的窗花前，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五宝田村落景观文本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蕴。

2 村落景观文本的语义生成及转换

村落景观的形式与其文化语义是互为生成、互为依存的关系。村落景观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景观语义及表征出的文化审美是通过形象的思维即形式的方式转换出来的。吴家骅在《景观形态学》中，把设计语言的研究，赋予了景观文本化这一新的研究形式。他认为“任何景观设计的过程包涵三个基本方面：理性的思维—逻辑；感性的思维—情感；形象的思维—形式。其中，形式作为媒介将逻辑与情感从概念转变成实际的景观形象，提供了一个使用景观设计的空间语

言的基本框架”^{[6]309}。他的这种语言的基本框架，是通过语义转换的形式，使得各种条件下景观组成的包含关系在思维、意识层面得以建立。

2.1 景观文本符号的语义生成

村落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大多植被丰富、空气清新、生态原始、溪水清澈，但地理险要，交通闭塞；这些自然形式往往容易激起人们对自然本真的审美感受，和对生命意义、自我精神的思考：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关于审美情感生成的阐述：“人享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因物象形、因景而生，通过联想、想象，人们实现景观与思维的转换，生成各种审美情感。感知文学作品中的景观符号、村落意象、场景气氛的生成，须通过唤起、记忆、合并、派生、重构等方法，或让人置于一定的情景，通过比较，揣摩，联想或审美体验而获得。景观意象是审美主体对景观形式、景观功能、景观审美合用的互文结果，体现了审美意图以及使用者的功能需求的逻辑与情感，这使不同景观形态具有特定的审美表象，也使场所精神得以存在。所以景观的存在形式和景观语义的生成，是景与象、感与情、思与想的互文过程。一方面，湘西村落景观作为人类智慧，常常作为文学、艺术文本里表现湘西村落景观的审美意象、语言符号与语义生成的文化表征，这主要表现为：（1）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既有山清水秀、开阔平远的山水村落景观，又有地处陡峭险峻而偏僻的奇山异水景观；（2）建筑景观形态的多样性，不仅有因势而建的吊脚楼建筑形式，还有因防匪功能、屯兵而建的寨子屋、兵营、封火墙、碉楼等湘西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符号；（3）村落公共景观的多样性，不但有独具村落文化标识的村口、槽门、寨楼、凉亭、风雨桥、冲天楼、“廊场”，而且有表征文才武略人才的桅子石、牌坊、彰显族群荣光的祠堂、鼓楼等公共景观；（4）人文景观的丰富性，既有代表村落符号、乡情记忆的古树、古井、石板路，也有独具民族特色的服饰、歌舞等文化景观；（5）宗教文化景观的多样性，除了有祈求神灵护佑的庙宇、土地神，还有进行祖先崇拜的堂屋神龛等景观符号；（6）生产性景观的丰富性，有山林果树，也有稻田、菜地、池塘等生产性景观。这些都是根植于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而生成的，是物化了地理气候、人文精神的意象，是前人审美习惯、文化思维的世界观、认识观反映，是生成地域文化、维系宗法伦理、反映民俗的物质载体与自身存在的场域。另一方面，送别与迎娶、团聚与节庆、闲适与躬耕等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在内的地域文化，是以村落景观的存在为载体而产生发展，或存在而生成的。否则，人的价值、精神信仰等文化价值就缺失了依存的基础与生成的条件。团聚、闲适往往出现在传统村落的公共景观空间，如传统村落的村口、槽门、风雨桥、钟鼓楼等地，其景观的语义代表的是公共场所精神，其衍生的文化含义是村落历史、精神家园。

2.2 景观文本的场景转换

湘西村落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景观、民风民俗，都是在一定的场景空间中进行的。村落的文化场景离不开村落空间的环境语境。而文本描述的场景同样要置身、转换于村落的空间语境中去，通过文本符号、文本意义的转换，通过联想、重构、表征，生成文本的另一个异质空间及空间场景。村落景观的场景，通过对景观语义的摹写、引用、衍生、抽象，生成、转化为文学、美术、舞蹈、音乐等场景的主题、内容、表现元素、创作灵感。同时，文学艺术作品也映衬了村落景观及其空间场景的特征、审美、人文习俗。纵观湘西文学艺术历史，无不感叹湘西山水之奇丽、民风习俗之神秘对艺术文本的深刻影响。沈从文笔下的文本世界，湘西景观一直是他描写、传达文学作品的主题与元素，其作品都离不开湘西环境的情感记忆与联想，其所展开的景观符号也离不开湘西文化景观的视域范围。这些符号为记忆、逻辑所链接，引人入胜，在《湘行散记》《边城》等作品中多有描述。田园、村舍、江水、码头、渡船等景观，直接转化为他文学作品里的景象，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生；或充当着场景背景，隐喻、暗示着故事场景空间的发生、转换。除了文学文本之外，还有黄永玉、易图镜、姜坤、谭盾等一批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村落、吊脚楼、石桥、村姑、顽童、水牛、摊戏、歌曲等成为艺术表现的元素，互文交织出一幅幅艺术景象，演绎成一幅幅现代文化文本。

对村落景观文本的生成进行研究，一方面，要把村落景观的形成与湘西环境、民风民俗、审美思维等结合，分析两者互为存在转化的关系；另一方面，从文化、艺术生成的角度，村落景观文本是基于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的文化景观，同时是审美思维、宗教信仰、聚落文化基础上吸收、更新、生成、跨越时空而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景观。再一方面，村落景观是个传承、发

展、变化的生成过程，可与现代文化、社会语境结合，在叙说、解读、重构基础上可以转换、生成为新的文本，赋予新的文化意义、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谭盾在《地图》这部实地景观音乐会的文本中，就以湘西凤凰古镇的门楼、沱江作为场景背景，以湘西的吊脚楼、村寨作为影视文本的发生场景，以土家族、侗族、苗族、瑶族等各族的古老、原生态的摊戏、舞蹈、口技、器乐、歌声作为表现元素，结合现代钢琴、大提琴、音响设备等现代科技文明，转换生成出一部享誉世界、气势宏大、文化特色浓厚的歌舞音乐剧。通过归纳、提升、合并、同构等手法，把湘西古老村落发生的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包括非物质文化景观与现代文化结合，生成新的文化艺术景观形式，生成新的文本意义和艺术价值，衍生出“超文本”的文化价值和艺术形式。这些深刻的理论演变，对弘扬和繁荣湖湘传统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诠释村落景观的文化现象为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3 村落景观文本空间的生成

翻开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文本，所展开的视域除了上述的各种文本语言、符号外，还存在着一个逻辑的文本空间和事件发生的审美空间（场域）。通过互文生成，我们能穿越时空，感知到村落景观文本空间中的地理形态及空间场景所发生的规律。村落景观空间形态的生成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受村民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审美意识等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村落选址、场所布局经过精心安排，赋予了空间场所生成的事件性与叙事性的文本意义；二是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生成具有有序性，体现了血缘宗法观。

3.1 湘西村落景观空间形态的文本叙事

关于村落景观形态与空间叙事的描写，不同于文学纯粹的联想，通过精密的考查、测量、绘制，以及访谈、记录、查证，来论证传统村落景观空间文本的历史开端、空间发展的历史、文化场域形成的演变过程。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其主要特点是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与文本事件的发生、叙说紧密联系。由于湘西有“山主人丁，水主财”的风俗，湘西传统村落形态多依山而建并比邻小溪。山林错落，以山体作为龙脉“靠山”，背山而建。道路多沿溪修建，即可货运，也可灌溉。小溪清澈，水流迟缓，这使得水景变得动静结合，层次丰富。既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碧池美景，给人直觉审美的体验；也可营造“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流筋月夜所产生的审美境界。

湘西是多民族集居地，其风情民俗、文化艺术具有多样性。村落至今仍保存了原真性的节庆、礼仪等各种民风民俗。包括节庆、习俗、生活、劳作等情景的发生皆以景观场景、空间景象的形式体现出来。情景互生，不同的场所应景特定的事件，同样不同的事件需要特定的景观空间与场所氛围。以五宝田为例，送别与迎娶发生的场景为耕读所外侧的坪地。一是其位于出入村落交通流线的必经地并相对开阔，这里是村里人迎接贵客、瞻望以及送别亲朋的留步处，这里预示着村落整个景观事件的诞生，以及整个叙事的终结。二是其景观的氛围与环境，不仅有溪水景观、植被景观的映衬，而且该处视野开阔。近处溪流的声音，既可打破分离的忧伤，也可衬托重逢的欢乐氛围；远处视野开阔，适合迎、送客人时遵循礼仪、表达情感。而在红白喜事发生时，爆竹声中，生成演绎的是另一番人文景象。如迎娶新娘的彩头双唢呐会掺杂着锣鼓，演绎的是迎娶新人的非物质文化景观。被五宝田村民称为爷溪上的风雨桥和两岸石台，是整个村落的视线焦点，是村落居民团聚、休息的空间，村民们闲时在此纳凉，游憩，拉家常，小孩经常嬉戏于此，使其成为村民精神场所的家园空间。

3.2 湘西村落景观文本中的时空序列

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生成具有有序性，体现了血缘宗法观。村落空间形态既是文本情感发生的地理形态，又是村落血缘、宗法伦理体现的空间场所。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空间，其空间结构的起始是序列性的、逻辑性的；其空间场景的性质是社会性的、精神性的。

对村落景观空间进行文本研究，可通过时空序列的链接，来展开景观文本生成的原因，其不仅验证了上述形式、逻辑、情

感的互文交织，而且演绎了时空序列的景观生成与审美生成的心理过程。秦观在《行香子·树绕村庄》中就有“树绕村庄，水满破塘”的描述。湘西遵循我国传统村落的村口样式，常以体型巨大或者造型奇特的“水口树”，作为村落景观人口空间的标志，开启文本空间的帷幕。湘西多以乡土树种，如松树、柏树等为主。树不仅作为村落充满生气的标志，也是文学艺术文本里家乡的标记，既可遮荫，也可起到屏障的作用。湘西传统村口空间多有凉亭，以供过路人歇息。这里既预示着人物叙事的开始、暗示村落时空序列的开始，同时也预示着空间的终结。迎接、送别的文本意象更多的汇集于此，因为通常只有离别之情才能牵着人们的脚步跨河过桥来到这村子景观终结的地方。顺着古树的路往前走，渐渐地进入村落的过渡空间。此空间一般开敞，视野开阔，多为狭长的道路二零星的房屋开始出现，但这里并没有进入村子的中心，这里多是住着村落外姓或移迁而至的同姓人。他们与村子有着经济活动上的往来，却有着身份上的差异，两侧的建筑形制趋于简单。与路面持平的房屋一般开口面街，而多数人家选择在高于路面处，依山面水而居。站在这里可以为村人所见，也能环视整个村子的全貌。既可以看见天空中飞翔的鸟儿、溪边饮水的马匹、溪中戏水的家畜，也可以瞧见田中躬耕的农户。远处连绵的群山，山腰缭绕的云雾，山下小桥的流水，村中袅袅的炊烟，这些景观元素构成了整个村落的远景，形成了村落景观形态的空间背景，给视域的展开、文本景象的远景描述，打开了通往村落的廊道。

移步至村内中心，一般进入村落的核心——聚居空间区，象征进入了村落文本空间的高潮部分，也象征了村落空间序列的结束。此处为密集住居区，院落空间错落有序，道路密集。湘西古村落，道路系统发达，功能明确，注重水网管道、人行道路、牲畜道的布局。河道两岸常为生产区，洗衣洗菜、谈天说地、玩棋打牌。一方面，空间赋予了人生产、生活的场景，人的情感也鲜活起来。若在文学文本里，或描写妇人挟盆衣物，缓入小径，溪边浣纱的一幅幅生动的生活场景；或描写人夜，月如钩，夜阑人静的夜晚场景；或描写披星戴月忙碌归来的农夫：这一切，构成了村落景观文本中人的活动及其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传统村落中的建筑及其它景观构筑物，多为明清时期修建，并经历了历史的洗礼，经历了民国、新中国等时代的演变，才流传到现在。这些静的历史景观，由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审美，构成了村落空间的物质载体。因此，这些村落的建筑形式及景观样式，也就体现了时代的印记。就如封火墙样式、建筑窗户，甚至夹有的徽派式、西洋式风貌，反映了村落景观的形态受外来文化的交融与影响。由于湘江西江宽阔，玩水及其支流酉水等两岸商业的发达，受商贸运输带来的文化的交融，使流域两岸的景观样式也多样。尤其明清之后外来文化的渗透，一些村落中甚至出现了仿欧式建筑，给村落景观增添了几分异域风情，也体现村落景观文化是个不断海纳百川、发展生成的过程。

3.3 宗法伦理观的空间形态特性

湘西村落往往是聚族而居，保留了一定的血缘、宗族关系和家族文化观念，加上湘西自古具有传统的宗法礼仪，这在景观空间形态中体现出来，多为宗族文化、伦理精神、时空审美意义的聚落景观。由于湘西传统村落带有明显的家族性，其空间审美带有明显的、超越自然时空、现实时空的审美特点。受湖湘文化及巴蜀等其他文化的影响，尤其受湖湘理学的影响，人们注重秩序、道德、团结。村落空间体现了较强的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在讲求长尊有序、仁寿礼义等基本伦理价值观的基础上，更重血缘关系，而不是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些无形的精神力量主要体现在村落空间的布局，及建筑空间、高矮、材料、装饰等型制的应用上。村落的空间虽多围绕中心布局，以突出村落的中心地位，但不是严格的等级制度。村落中心的建筑多为院落式建筑，或以年份较长的建筑为主，多居住家族年高的长辈，或辈份较高的宗人。如泸溪县达岚镇岩门村的康家大院、辰溪县五宝田村的祖屋都处于村落中心。湘西传统村落多信仰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这些观念也反映在村落空间布局中，如祠堂、土地庙、伏波庙、神龛的设立等；有些位于村外融于自然汲万物之生气的风水宝地；也有位于村中或村口的路边，以保佑村落、村民福康、出人平安。这些建筑空间寄寓于宗法秩序的逻辑形式与心理企盼，将平安、安康、幸福、美满的精神信仰在村落的空间文本中编织出来。

4 结语

“在湘西 2600 个行政村中，传统风貌保留较好尚有保护传承价值的 60 多个村，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应该重点守护，以留住湘西延续数百年的乡村农耕文明的‘根’。”^[74]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是目前湖湘传统村落保存相对多且完整的地域，是生成在湘西

这块神奇土壤上的文化景观，有着特别的建筑形式与文化审美及文化价值。村落景观的背后，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湘西村落景观与生态环境之间是有机生成的关系。其空间形式与文化意义间是逻辑性、叙事性、场景性；其景观形式，是物化着人的逻辑、情感的语言符号。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文本，既是主体认识和改造自然，从事生产活动、文化生活、具有文化价值的现象文本，也是主体按自己审美观念、尺度需求、风俗习惯、文化精神等审美意识而创造的生成文本^[8]。村落景观与湘西地域文化互相映衬、阐释、转换生成，促进了现代湖湘文化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不能脱离物质世界、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何把这些即将消亡的湘西村落类型、形态、建筑、艺术审美、文化价值、宗教信仰等挖掘、抢救、整理、保存起来，并与现代文化结合？如何审视村落景观的生成、变迁、消亡、及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必须合理保护湘西村落景观的形态，把湘西传统的村落景观转换、生成为现代文化景观；另一方面，不要把村落景观看作是历史的、荒废的、落后的、原始的文化景观，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意义不断生成和文化价值不断发展的生成过程，它具有的文化价值、艺术形式，可以被提升、吸纳、创新引用到现代文化的建设中，传承、创新为新的文化艺术，为灿烂、瑰丽的湖湘民族文化注入生命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 李玉平. 互文性 — 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
- [2] 罗森塔尔，尤金. 简明哲学辞典[M] .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73 .
- [3]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
- [4] 陈素娥. 诗性的湘西 — 湘西审美文化阐释[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 .
- [5]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编委会.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一）[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
- [6] 吴家骅. 景观形态学[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
- [7] 武吉海. 探访湘西传统村落[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5 .
- [8] 杨姿. 从湘西发现到发现湘西[J]. 中国文学研究， 2015（1）：79-83 .